

孟维健在开收割机

白天下田抢收 晚上以车为家

## 外乡割稻客的酷暑体验

再热也要挺着,熬一熬一天就过去了

本报记者 唐旭锋 通讯员 陈莹

38℃的高温,在宁波镇海、江北等城郊农村,正是农忙时节,活跃着一批外地来的割稻客。

男人们在稻田里“突突突”开着收割机,女人们则住在货车里为自家男人准备吃喝。

阳光曝晒着金黄的稻田,割稻客们挥汗如雨的身影,构成了城市郊区一道独有的风景。



正在倾倒收割好的稻谷



一辆货车就是临时的家



孟维健在检修收割机



孟维健脚上沾满了泥

从江苏农村来到宁波  
晚上就住在货车里

许海珊和丈夫孟维健来自江苏连云港灌南县。

20多天前,包括夫妻俩在内的10个老乡,开着6辆黄牌货车从江西南昌出发直奔宁波。许海珊说,六家割稻客都把收割机装在货车上,到了宁波镇海,安顿好,立即投入割稻工作。

所谓安顿,就是简单地到街边小店吃一顿,在货车里洗个热水澡,就准备第二天的工作了。有介绍人对接好当地的种粮大户,每亩价55元。当晚,还得把收割机检查一遍,加好油,这收割机每辆二三十万元,每年的检修费也要三万元,是割稻客们赚钱的工具。

7月底,记者在九龙湖镇中心村的马路边碰到了许海珊和她的老乡们,路边停了几辆卡车,车上挂满了晾晒的衣服。当时许海珊和三个女人正坐在地上乘凉,而她们的男人们就在附近的稻田里开着收割机在抢收稻谷。

大卡车成了他们临时的“家”。“午饭是主家给的,晚饭去附近的小馆子吃一点,晚上睡车里,白天他们去田间,我们就在阴凉处乘凉,为他们做好后备工作。”说着,许海珊带记者去参观了他们临时的“家”：“车上有大水罐,可以解决日常洗漱,把座位放倒就是一张床,装了空调和电扇,晚上还不算热……”许海珊一边说,一边整理着车上的衣物,狭小的空间,杂乱又充满了烟火味。

收割机里虽有空调  
但也热得不行

两天后,钱江晚报·小时新闻记者联系上许海珊夫妻俩,他们已经“转战”到宁波江北区。

那天高温依然炙热,记者开车绕过田间小道,终于在宁波北枢纽一带,找到了正在田里作业的孟维健。

这片田位于城中村,当时正值中午时分,空气如蒸笼,小时新闻记者穿着牛仔裤和球鞋,准备下田找孟维健。这时一个叫程胜国的本地人出现了,手里捧着四份盒饭。原来程胜国是一位中介,把外地割稻客介绍给本地的种粮户。“我们这个老板在江北种了800亩,镇海骆驼街道那边种了1000亩。”程胜国说。

一辆收稻谷的农用车开到田边,等割满稻的收割机开到田边,通过一个支起的仓斗,将稻谷转运到农用车上。记者爬上农用车,和农用车司机聊了聊。“我们也怕热。”司机说,以前是用拖拉机运谷子,热得不行,幸好现在农用车里装了空调。

农用车上的谷子装满后,司机会运到附近的烘厂,他们的报酬是每公斤2分钱。正聊着,孟维健开着收割机过来了,这是个健硕的农家小伙,30多岁的样子,脸上满是汗珠子,裤腿上沾满了泥水。

当记者提议跟着他一块割稻时,不善言辞的孟维健摆摆手说:“不行,不行,驾驶室坐不了两个人。”

卸完稻谷,记者跟着他上了岸,他走到田边的树荫下,没顾得上洗手,打开盒饭就吃起来。这饭一荤一素,是东家送过来的。

吃饭时,记者趁机和孟维健以及身边的一位老乡聊了聊。

“今年确实是最热的。”孟维健说,没空调的话,驾驶室起码六七十摄氏度。虽然有空调,但发动机太热,作用不是很大。“再热也要挺着,熬一熬一天就过去了。”

记者本以为收稻子可以清早出门,中午时分休息一会儿。“那不行的,早上有露水,影响收割质量。因为湿稻谷一天烘不干的。”旁边的老乡说,“我们上午9点开始干活,一般要干到傍晚。”

匆匆扒拉完盒饭,孟维健又回到了田里,一头钻进驾驶室,连给记者拍照的机会都没留。

突突突……收割机又向着另一块稻田出发。田边的程胜国说,这田是第一年种,有些不平,收割机开起来很吃力,尤其是从一块田跨越到另一块田,记者看到收割机费了好大劲才开过去。

将田里最后一茬稻谷收完后,孟维健又开着收割机,穿过城中村,到附近的另一片稻田去了。

在稻田边待了半个多小时,记者已经感到头晕乏力,感觉快要中暑。

妻子常备避暑药  
半个月赚了万把块

前天,记者再次电话联系了许海珊夫妻俩,得知他们又“转战”到重庆了。

许海珊说,在宁波干了半个月,赚了万把块钱。接着又立即奔赴重庆,都没有回过老家。

记者了解到,在江苏灌南县,像许海珊夫妻俩这样的割稻客有不少。他们的家乡也是种稻的,10月份才收割,之后种上小麦。所以7月中下旬开始的南方“双抢”季节,正是他们一年中赚钱的最好时机。

“挣的都是苦力钱。”许海珊说,55元一亩的价格其实不高,像宁波江北那片稻田,因为整得不平,老板会适当加一点钱。“一天最多收20亩,烘干机满了,我们就要收工了。”

作为妻子,许海珊很担心酷暑中劳作的丈夫,所以在收割机驾驶室除了饮用水,还常备了防中暑的藿香正气水以及内服的药。“我们有个老乡就在宁波中暑了,还去医院挂了点滴。”许海珊说。

对于这个季节奔波在外的割稻客而言,收工后在货车里洗个澡,出门去小撮一顿(有时在车里吃泡面),也许是最安逸的事了。他们的卡车有时停在乡村小道,有时停在城市收费泊位,这个流动的特殊群体,值得我们关注并记录。